

稚秋先生與中美文化交流

宋晞

民國六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台北各報刊出程稚秋（其保）先生於五月二十九日病逝紐約的消息，不免令人震驚，因為四月二十二日在美國聖若望大學中山堂故總統蔣公的追悼會上還聽他講了話，精神尚佳。我離開紐約的前兩日，即五月八日晚上以電話向程府辭行，程夫人在電話裏說，程先生準備下週一（五月十二日）要進醫院去檢查，想不到祇隔一個多月他就離開人世了。我即函程夫人，以申內子約文與我的悼念與慰問之忱。

回想過去，我第一次見到稚秋先生是在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三日，他是設在紐約市的華美協進社的文化事業組主任，剛自南美參加會議歸來，就在社裏見了面。我是奉教育部之命，前往紐約市，擔任即將成立的教育部在美教育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的祕書。按在此以前旅美學人的聯繫，留美學生的輔導是由駐美大使館參事陳之邁先生兼理的。由於這方面的業務越來越多，所以教育部在張部長曉峯先生接任之初，即接受部分旅美學人的建議，籌設這機構來負責辦理上述的業務，並加上促進中美文化的合作與交流等職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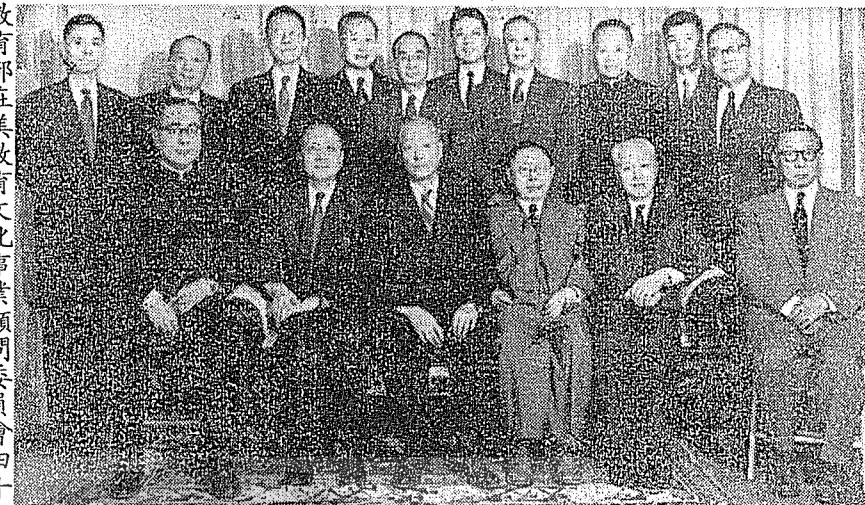
顧問會是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假華美協進社舉行第一次會議時正式成立，這次會議由教育部政務次長吳士選（俊升）先生親到紐約主持，出席主任委員梅月涵（貽琦），委員胡適之（適），于野聲（斌），陳立夫、郭鴻聲（秉文）、顧一樵（毓琇）、陳之邁、李潤章（書華）、何孟吾（浩若）、孟君平（治）與程稚秋等十一位，稚秋先生且兼執行秘書，另有委員吳德生（經熊），霍寶樹二位因事未到會。首先是吳次長報告顧問會籌設的經過，以及人事、經費等，梅先生說明顧問會之性質重在協助、聯繫，重力行而不在多言。陳之邁先生報告駐美大使館歷年來辦理留學生輔導工作概況。會中各委員對公自費留學生的派遣與留學生學成回國服務的辦法發言最為踴躍。

除通過工作原則與工作要點外，並決定籌辦中美文化合作座談會，公費生名額與學成回國之優待等案。按顧問會雖是教育部的駐外機構，但是

清華大學研究所，顧問會的工作多由稚秋先生作主，弘亮兄與我協助之。所以程先生在回憶散記之二中有云：「日常事務，均由我及唐宋兩祕書，負責處理。三年以來，一切弄得頗熱鬧。對於輔導青年，聯絡學人，出版通訊等。確實做了一些工作。我與唐宋兩祕書係初次共事，他們可稱少年英俊，與我合作無間，我對於他們濃厚友

民國四十六年六月，顧問會的組織規程有所修改，設常務委員九人，委員三十七人。部聘胡適之，于野聲、陳立夫、顧一樵、程稚秋、薛光前、霍寶樹等為常務委員；林語堂、黃文山等三十七人為委員。委員遍佈全美各地，藉收分區聯繫與協助之效。主任委員改聘郭鴻聲先生擔任。按顧問會第二次會議於民國四十四年五月十一日在華府駐美大使館舉行，顧大使出席指導，第三次會議於四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在紐約市中美聯誼會舉行，第四次會議與常務委員會第一、二兩次會議分別於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七月二日及四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在大使館舉行，董大使均出席指導。

梅月涵於民國四十六年初奉命返國籌設清華大學研究所，顧問會的工作多由稚秋先生作主，弘亮兄與我協助之。所以程先生在回憶散記之二中有云：「日常事務，均由我及唐宋兩祕書，負責處理。三年以來，一切弄得頗熱鬧。對於輔導青年，聯絡學人，出版通訊等。確實做了一些工作。我與唐宋兩祕書係初次共事，他們可稱少年英俊，與我合作無間，我對於他們濃厚友



誼，深深留念。」（註一）在接近三年的工作時間裏，稚秋先生領導我們，除處理日常業務外，在工作上最值得追憶的有兩件事：一是中美文化關係圓桌會議的舉辦，二是美國各大學對中國學研究的調查。以稚秋先生所化的心血最多，也都得到華美協進社的合作與協助。

前面已經提到顧問會成立時，即有決議要舉辦中美文化合作座談會，以後每次顧問會議，對中美文化關係圓桌會議的舉行，都有所檢討與策進。圓桌會議每年舉行一次，是與距華府較近的馬利蘭大學合辦的。第一次會議於民國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舉行，（註二）討論專題有三：一是在當前危機中如何加強了解中國文化的價值，二是給予中國學生以民族教育機會的需要，三是避免在美培育之中國人才的浪費。大會對上述三項主題的討論通過五項結論：（一）籲請美國國務院將未用之緊急援助中國學人及學生經費，移作補助中國學生來美之旅費。（二）籲請美國政府將中國學人包括在傅爾勃萊特法案內，實行交換教授及交換研究。（三）籲請美國教育當局及教科書編著人士，增加美國各級學校教授中國歷史與文化之時間與份量。喚起美國公眾之認識，改善及充分運用旅美學人之才力，並採用各種可能之步驟，儘量給予彼等以服務之機會。（五）對一部分中國學六年二月在我駐美大使館舉行第四次會議時留影，前排右起黃文山、陳立夫、郭秉文、董顯光、李書華、于斌。後排右起薛光前、宋曉（本文作者）、毛振翔、霍寶樹、顧毓瑞、程其保、孟治、顧毓琇、何浩若、唐振楚。

教育部在美教育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四十國歷史文化者之百分比，以及美國各大學研究中國學的情況等報告，下午討論「中國的文藝復興清算胡適思想」為題發表演說。第三次會議於民國四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舉行，上午是由饒大衛與米勒（John F. Melby）二位講「傳統中國文化化的未來」，吳德生先生講「中美文化的聚合」。下午分組討論，第一組討論「美國學校對中國文化講授的復甦」，第二組討論「中國文化遺產的保存與傳播」，第三組討論「中國領導人才的訓練」。最後舉行綜合討論，由郭鴻聲先生主持評。第四次會議於民國四十七年五月九日舉行，上午是美國國務院官員愛波尼薩（Espionisa）報告中美教育交換協定的內容及執行情形，次一報告是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的維克脫利（Victory）的有關中美經援合作概況，如互派專家實習，教育合作，尤其是儒教等。中午餐敘時蔣廷黻博士以「共產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為題，發表演說，認為二者是不相為謀的。下午進行討論，偏重中國留美學生有關問題。

關於美國各大學對中國學研究的調查，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這是民國四十五年上半年着手進行，發出調查表格七百份，調查其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概況。當時發出兩種詢問表格，甲種表格是詢問美國各大學及獨立學院的學者對於中國問題研究的狀況。根據甲表調查所得，有二一

九座大學及獨立學院設有有關中國課程的，有三十二個學系與中國問題研究有關，科目名稱達三百五十種之多，有四百八十九位教師擔任教授有關中國的課程。根據乙表調查所得，在美國各大學有一百二十三種有關中國研究計劃。根據三百所大學和獨立學院的答復，整理成報告，發表於英文中國文化季刊（*Chinese Culture*）創刊號。（註三）

我於民國四十六年七月調往華盛頓，擔任在大使館新成立的文化參事處的文化專員，雖然與稚秋先生見面的機會減少，但是利用通信請益的地方仍多，譬如同年九月十六日我奉派到紐約接收他移交的「留美學生通訊」的有關檔案。該通訊由文參處接辦後，主編者是林子勛兄。翌年九月我奉調返國，與稚秋先生不時通信，在撰寫留美學生歷史方面的文章，得到他的指教不少。他也會返國數次，均有請教的機會。今年元月我應美國聖若望大學的邀請，前往訪問一學期，在這期間與之晤面多次，他因攝護腺開過刀，體力已不如從前。他說，夜晚很少外出。不過紐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促進會舉行常務理事會，國泰女子籃球訪問紐約，在聖大體育館舉行比賽，均安排在夜間，他由程夫人陪同，都是到場參加，足見其責任心的重了。

本年四月十六日在紐約市大理石學院教堂參加追悼蔣故總統大會之後，步出教堂時，稚秋先生和夫人堅邀我一同去午餐，同席尚有高凌百先生，我們談得很愉快，對他們的盛情由衷的感激。我在聖大亞洲研究中心訪問，曾作幾次專題

演講，參加者不限於校內的師生，記得第一次演講是在二月二十七日晚間舉行，他因為夜間不便外出，還寫了一封致歉的信，可以想見這位長者的風範了。

稚秋先生一生從事教育工作，他於大陸變色後，自巴黎至紐約定居，從事宣揚中華文化，促進中美文化交流的工作，貢獻良多，永遠令人難忘。

註一：見程其保撰「六十年教育生涯」。

註二：程先生撰「六十年教育生涯」一文中

註三：該調查報告的全名是“An Analysis of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1955-1956”刊於英文中國文化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五七年七月）的附錄欄，中文譯稿刊於教育部發行的「教育與文化」月刊。

臺灣鐵路貨運服務事業之發展

鐵路運輸是純粹交通服務的事業，社會愈進步，經濟愈發展，愈需要完整的運輸服務，以促進貿易與文化思想的交流。鐵路服務的對象，分為旅客與貨物。貨主將貨物委託儲運機關後，完全失去自己的控制，一切要靠從事儲運人員的服務精神和努力，達到貨主預期的目的。在近代大量消費和大量交換的時代，經過鐵路運輸的貨物，往往亦經過水路公路等多種的聯運，而且除了運輸以外，與運輸效率密切有關的工作，如裝卸、保管、搬運、接送、包裝、改裝、報關、保險等，都和貨物的安全迅速，與費用節省，有直接影響，為求謀以最少的時間和費用，完成貨物從一地到另一地的安全移動，完善而健全貨運服務機構，確有需要。台灣鐵路貨運服務所，就是為達成上項目的而設立的。這種以一個貨運服務機構，綜理各種大宗貨物的運輸服務工作，確實節省了不少的儲運組織重疊，及人事和設備等等的浪費，他們已具有數十年的工作歷史，創交通服務專業之前驅，前途發展，實未可限量，希社會各界人士，不斷指教和予以業務上的支持。